

文化大革命紀實系列⑩



兵東師

著

夢破沙丘

82.3b

125
1406

717077

D652

96/12

港台書室

文化大革命紀實系列⑩

師東兵 著

夢破沙丘



繁榮出版社

文革紀實系列⑩

書作
者名
出版人
封面設計

夢破沙丘
師東兵
黃柏齡

蘇家傑
繁榮出版社

植字排版

電話：三六九二六八七
智達電腦系統有限公司

電話：三六九二六八七
南光印刷有限公司

發印
行刷

繁榮出版社有限公司

電話：六〇二八一六六

電話：六〇九三九三六

出版日期
定 價

一九九三年十月（初版）
港幣五十八元

I S B N

962-429-132-2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十年風雨回首看

陳玉書

——「文化大革命紀實系列」序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曠古未有的浩劫，不但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即使在世界史上亦是絕無僅有。「文革」給國家和民族所造成的災難之深重，恐怕是沒有筆墨可以形容；它的瘋狂，它的恐怖，它的激進，它的愚盲，它的滑稽，亦只有親身經歷過這場「洗禮」的人才能有深切的感受。

廿多載時光流逝，「文革」的一頁早已彙入歷史的長帙。淚痕已抹乾，血跡已擦拭，紅彤彤的「革命標語」亦早已被改革開放的新口號所覆蓋，但是中華民族永難忘記那慘痛的一幕，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給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所造成的大倒退，終於令他的子民百姓嚥到了苦果。

做為教訓，有必要將「文革」的實況記錄在案，供後人借鑒；做為歷史，更有必要將「文革」的秘史詳加留存，對世人有所交代。因此，完成一部富有文學可讀性的「文革」紀實著作，供人去了解去反思，便成為一個歷史的召喚。

自一九七八年以來，大陸出版的反映文革的作品如雨後春筍，數量不菲。但多囿於表現

受殘害者的「傷痕文學」，真正從中共高層政治鬥爭的角度去揭露文革內幕的作品，仍付闕如。本部「文化大革命紀實系列」恰是從這一層面補回了上述缺憾，從中共「政壇的最高層揭示那段歷史的真相」。

本書的作者憑其多年所積累的資料，及對某些當事人的第一手採訪，寫出了這部卷帙繁浩的巨著，把中國現代歷史中這慘痛而卻十分重要的一段史實，從其特別的角度展示給讀者。「文化大革命紀實系列」全書十一冊，洋洋二百餘萬言，從文革序幕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寫起，直至華國鋒、葉劍英策動政變，把炙手可熱的江、王、張、姚「四人幫」擒拿歸案，橫跨十二年，對歷史作出他的褒貶評價。若干年後，即使完全不知「文革」為何物的讀者，亦能從書中認識這段獨特的歷史。以此而論，本部系列的價值，已遠超出它的文學範疇。

一九九二年十月
於香港

在歷史這面鏡子面前——自序

擺在讀者面前的這套叢書，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發生在神州大地那場史無前例的政治大風暴的真實紀錄。這類題材的作品，人們見得不少。但那些作品，大多描寫的是普通百姓以及中下層人士的命運。而我的筆鋒所向，卻是當時中國政壇的最高層。我認為，不從政壇的最高層揭示那段歷史的真相，也許人們很難弄清那場「文化大革命」的來龍去脈。所以，我多年來一直搜集這方面的資料，遍訪當事人，包括最高決策層核心圈中遭受各種命運的那些曾顯赫一時的人物……

歷史，往往和人們開玩笑，你本想走進這個房間，結果卻神使鬼差地偏偏走入到那個屋子。我的採訪對象們，不管其當時的政治態度如何，面對今日的結局卻都是感慨萬千。在歷史這面鏡子面前，留下的不僅是他們的反思，也是所有人的思考，我們的子孫後代們也要繼續思考下去。

我有這樣一種信念，真實地揭示事件的真相，如實地剖析各種角色的靈魂，我認為這是一個嚴肅作家的天職。我們講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其中包括在歷史的真相面前作家和研究者們的權利。我之所以選擇紀實文學的方式來再現那場浩劫，也正是為了盡我作家的天職，同曾經充斥文壇的某些以庸俗、荒謬、流言為內容的所謂作品劃清界限，以便正本清源。這

並不意味着我的作品就不會有謬誤不當之處，而只不過表明了我自己的追求和態度。

曾幾何時，「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被人罩上種種光圈，捧到聳入雲霄的高度。隨着毛澤東的逝世和時間的推移，那場「反修防修的壯舉」又逐漸跌落，成爲「一場浩劫」和「罪惡的發源地」。在作家的眼裡，一切描寫對象均是身外的客體，都需要用剖析的態度加以審視和再現。尤其重要的是：歷時十年的春秋歲月，無論偉人、英雄，還是小丑惡棍以及大批的平頭百姓，都在特定的歷史舞台上作了一次又一次精彩的表演，斑斑陳跡，多少血淚！一位老人說得好：「把那驚心動魄的歲月如實寫下來，不用任何雕琢，就是一部好小說。」

然而，我卻覺得筆頭沉重。

我不想用自己的筆鋒去作人爲的褒貶，因爲他們的行爲歷史會作出公正的結論。我只想選擇那些歷史場面再現時代風雲，於是一口氣寫了這套文化大革命紀實系列叢書。這套書的書名分別是：《山雨欲來》；《風驟京都》；《風暴與逆流》；《序幕從釣魚台拉開》；《武漢·釣魚台·毛家灣》；《毛澤東面臨選擇》；《密令來自中南海》；《九大風雲錄》；《廬山霧》；《夢破沙丘》和《決定中國命運的廿八天》。

我的採訪對象們以及歷史上的許多人人都有這種感覺，他們或許是懷着崇高的願望、良好的目的去寫自己的歷史的，但完成的歷史卻和他們的出發點相去甚遠或者相反。於是，有人感到了恐懼，有人便想歪曲某些情節，有人就要粉飾他們的過失，這就發生了種種篡改歷史的荒唐事，有人甚至會對着鏡子裡的他發出病態的叫喊：「這不是我！這不是我！」……

然而，歷史絕不是可以隨意捏弄的面團，也不是能夠憑武力、強權或金錢去姦污的少女。歷史是無情的法官，始終要公正地判決人類社會中的是非曲直；歷史如咆哮着的滾滾巨浪，會乾乾淨淨地沖刷掉一切塗脂抹粉或劃黑的痕跡；歷史有時又像沉睡的猛虎，閉眼時容忍蠶人拔鬚，睜開環眼後將吞下鉛而走險的挑釁者……

面對歷史這面鏡子，善於沉思和總結經驗的人會成爲強者；敢於正視自己的人不愧爲英雄本色；而只有愚不可及的蠶人才企圖隱藏、躲避，封鎖這面無情而又有情的明鏡。

但是，我要說：我不是寫歷史教科書，而是創作文學作品。出現在讀者面前的人物與事情，是紀實的而不是虛構的，又是滲透着作家對歷史的反思和感情的藝術塑像。我不希望讀者離開這個範疇去作衡量。而只是乞求讀者們用各種眼光或角度從作品中再透視生活。這大概就是文學創作同其它甚麼行業的區別所在。

當你翻開這部叢書時，發生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的那場持續十年之久的政治大風暴好像又呼嘯在你的身邊。你眼見着一批又一批的政治角色一夜之間爆紅，成爲權傾朝野的當代諸侯，轉眼間他們便身敗名裂，成爲神州大地上人人唾棄的垃圾；你剛剛聽到人們祝願「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的禱詞，很快又聞到了他喪身黃沙、粉身碎骨的腥煙。一群一群政治演員過客般地登台顯耀，最後的結局不是可笑、可憎，便是令人痛惜可憐。給我們留下的則是一串又一串人生的沉思或啓示。透過層層帷幕，你看到毛澤東秘密前往杭州，召集陳伯達、艾思奇、田家英、關鋒以及張春橋、江青等人，以修改他的九篇文章之名，籌謀批判《海瑞罷官》，同彭真、陸定一和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核心人物巧妙周

旋，終於點燃文化大革命的熊熊大火後，一個又一個的重大事件彷彿把人們引入深奧莫測的迷宮，連串的充滿戲劇性的緊張情節，比起小說家筆下的驚險故事或許更加懾人心魄和耐人尋味。這都不是作者的功勞，而是歷史事實本身的魅力。直到毛澤東咽下最後一口氣，葉劍英、華國鋒設計逮捕江青、張春橋等人後，讀者們才能輕輕地鬆馳一下自己的神經……

這部書用文學的語言和形式向你展示了昨天發生過的事情，而把許許多多的問號和答案留給讀者自己去尋找。不同的人們從這部二百萬言的作品中尋到的啓示和聯想也是不相同的。由於作者手頭資料和採訪對象的所限，一定會有許多難以盡善盡美之處，我想讀者們是會予以諒解的。

我最後想重申的一句話是：這是紀實文學，而不是歷史教科書。

一九九一年十月一日
於廣州

師東兵

目錄（章回標題爲編者擬）

- | | |
|--------------|-----------|
| 一 毛澤東果斷摻沙子 | 吳法憲怕當出頭鳥 |
| 二 批陳整風會火藥濃 | 林彪回京城壓陣脚 |
| 三 江女皇意外訪林彪 | 毛澤東獨自見總長 |
| 四 黃永勝冒險標地圖 | 吳法憲慷慨批裝備 |
| 五 江青落力培養文化 | 總理秘密會晤葉劍英 |
| 六 林立果視察教導隊 | 副統帥夜訪毛澤東 |
| 七 中南海毛江議《紅樓》 | 北戴河林葉探風聲 |
| 八 繢加壓兩將遭盤問 | 求掙扎父子思退路 |
| 九 江青飛魯分化對手 | 法憲陪同裝聾作啞 |



十 葉群稱病京城活動

衆將探視秘密碰頭

十一 毛澤東決定巡南方

林立果密謀下毒手

十二 東湖畔毛澤東吹風

釣魚台江女皇露底

十三 毛澤東初識張玉鳳

黃永勝急晤李作鵬

十四 領袖沿途續打招呼

丁盛覺悟反戈一擊

十五 程世清心虛爆內情

周恩來沉着穩大局

十六 許世友南昌表忠心

陳勵耘杭州喪機會

十七 顧同舟主動傳機密

劉政委投機露風聲

十八 總理吹風群情激動

林彪聞訊孤注一擲

十九 江勝蛟受命挑大樑

于新野奉旨下江南

二十 情信裏領袖見殺機

言談中王飛上賊船

二十一	毛澤東專列退紹興	江騰蛟掛帥商方案
二十二	葉群策劃外逃蘇聯	總理從容控制大局
二十三	林立果出面穩軍心	紀登奎暗中通消息
二十四	毛澤東突然離杭州	王維國冒險探地形
二十五	毛澤東短暫停上海	林副帥再下死命令
二十六	林立果空談喪時機	姚文元試探露馬腳
二十七	許世友醉酒發牢騷	周恩來穩妥控大局
二十八	陰謀破產陣脚大亂	南逃廣州另立中央
二十九	毛澤東回京城收網	林副帥下決心外逃
三十	中南海恩來抓落實	北戴河立衡露消息
三十一	總理親自追查專機	林彪聞訊立即外逃

三十二 林立果槍傷警衛員

副統帥狼狽登機逃

三十三 專機出境沙丘迫降

林彪妻兒葬身火海

三十四 軍委機構再次改組

「四大金剛」隔離審查

— 毛澤東果斷摻沙子 吳法憲怕當出頭鳥

紀登奎和張才千登上轎車後，才發現汪東興也坐在裡面。他充滿歉意地說：「剛才人多，不便於讓張秘書說明情況，是毛主席讓我來接你們，有重要任務。」

「甚麼任務？」儘管紀登奎懂得中央的紀律，可還是忍不住問了一句。

「你去了就知道了。」汪東興沒有責怪，只是笑了笑。

春天的傍晚，夜空明淨如洗，墨藍似海的天空中雲絮格外潔白柔軟。中南海碎石路兩旁的垂柳、松柏，在夜風的拂動下已經吐絮發芽。雪亮的車燈驚飛了在樹上跳來跳去的小鳥，彷彿也感到一種不平凡的行動即將到來。毛澤東和周恩來、康生等人完成了下一個戰略部署的籌劃，心情和天氣一樣明快舒暢。當嶄新的加長紅旗轎車開進院子裡後，他驀地想起了一件事，臉上浮起一種悵然若失的神情，他沒讓自己的這種思緒繼續下去，將手中的書放回書架上，準備給他們交待任務。

像這樣地給政治局委託的人親自佈置任務，在毛澤東的記錄上並不多。他們剛坐定，周恩來和康生也乘車趕到了。

張才千第一次到毛澤東的客廳，暗暗留心地打量着這裡的擺設。除了八、九個淺綠色的沙發外，這裡幾乎沒有任何裝飾品。很難想像，對唐詩宋詞有着精深研究的黨的最高領袖，他的住地竟沒有一件古玩字畫之類的東西。毛澤東站在那裡，就像一幅油畫裡他指揮打仗那樣精神抖擻，只可惜沒穿上軍裝，如果還像當年接見紅衛兵時穿上軍裝，相信他會更加瀟洒英俊，雖然蒼老了許多。

「我和恩來、康生同志一塊和你們談話，是代表政治局常委安排你們參加軍委辦事組，打破那個宗派主義的獨立王國。」毛澤東的話語裡充滿着殺氣。「土壤死板了就需要摻沙子，不然空氣進不去，不能長莊稼嘛。」

周恩來說：「毛主席選來選去，點了你們的將。你們的任務很明確，就是要同至今不肯認真檢查的黃、吳、葉、李、邱區別開來，抓好批陳整風。對那幾員大將，毛主席和中央負責同志，多次同他們個別談話，進行耐心的教育和幫助，但是，他們拖了七個月才勉強寫出檢討，仍然不批陳，同陳伯達劃不清界限。毛主席在上個月二十四日，在他們的檢討上加了這樣一段話：『陳伯達早期就是一個國民黨反共分子。混入黨內以後，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變，成了特務，一貫跟隨王明、劉少奇反共。他的根本問題在此。所以也反黨亂軍，挑動武鬥，挑動軍委辦事組幹部及華北、軍區幹部，都是由此而來。』同時，毛主席在他們的檢討上明確批示：『以後是實踐這些申明的問題。』能不能做到呢？某種程度上看你們。」

「我希望他們言行一致。」毛澤東說。「但是，有些人的所作所為並不完全以我們自己的良好願望為轉移，所以只得採取防範措施。軍委辦事組原有十名成員，加上你們二位，現有十二名。如果進行表決的話，我們剛剛過半，和常委會差不多了。就憑這多一點，我們就符合組織原則，他們就要輸理。由此而看，你們這兩粒沙子，很重要着哩。」

說到這，毛澤東笑了，衆人也跟着笑了。

康生鼻子下的那片灰白鬍子不停抖動，黃黃的兩腮出現了紅潤光澤，他捂着腹部說：「這八、九個月來，我幾乎被他們給氣死。直到最近才緩過來點勁，恐怕還得到醫院檢查了。我們還要給大家通報的是：從四月十五日開始，中央要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初步核定了中央、地方和部隊的負

責人共有九十九人參加。這次匯報會由恩來和我負責，重點就是整頓軍委辦事組。」

「還是要團結全黨絕大多數的幹部，尤其是中、高級幹部。不講團結不好，不講就會被陳伯達那一夥人鑽了空子。」毛澤東打了個手勢果斷地說，「這次匯報會想法是進一步揭露蓋子，要揭到葉群這裡就好辦了。這裡，關鍵還是分化黃、吳、李、邱。張才千同志不是和黃永勝有點老關係嗎？你找他談談，引導他往上揭。」

剛來時，張才千心裡還懸着一塊石頭，現在，這塊石頭倏地落下，他拿出幾份材料交給毛澤東，儼然很有把握地說：「只要主席給尚方寶劍，我保證完成任務。如今陳伯達一類騙子把他們的假貨造得跟真貨一模一樣，簡直叫你真假難分。他們靠的就是『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兩張皮，底下的幹部們之所以上當也在這裡。」

「對普通群衆這樣解釋可以。」康生說，「對知情人就不行了。還有一個界限，就是廬山會議前和會議後。如果到現在還不覺悟，那中央就一定要想法採取措施了。」

張才千對康生並無特別好感，只是由於他的地位和與毛澤東的關係，又隱約得知他在中央政局裡最有頭腦才巴結他，就說：「康老的這個劃線最科學，也正是我要表達的意思。」

這時，毛澤東把眼光轉向了紀登奎，見他始終沉默而不露聲色，就讓他也表態。他很清楚，別看紀登奎調入中央的時間不長，但這種在複雜環境中不輕易講話的人都是政治上的老手，他們或者在觀測風向，或者在思謀對付上下左右的最佳策略，他們以此為本，好應付突如其來的變化。這種人有時醜陋無恥得令任何政治家都厭惡，各派都會把他們當作反覆無常的角色而感到可怕。但毛澤東對他很放心，因為他在中央根底淺、沒勢力，除了依附自己外根本無路可走。把他放在同黃永勝等人對峙的前線也正是對他的一次嚴峻考驗。

紀登奎雖然難以預料這場對峙的遠景，但他已經鐵了心，這就是堅決照毛澤東、周恩來、江青的指示辦，任何情況下不能越過這個雷池半步。

擔任北京軍區的重要職務以來，他每天的工作日程排得嚴密緊湊，上午與來自各地軍區和軍種的領導人談工作，中午和黨委、司令部的成員討論批陳整風的進程及措施，整個下午親自視察一些單位的運動，進行面對面的領導。這還不包括向中央匯報工作的時間及開會、討論的整個安排。從素質到氣質，還有工作節奏和政治敏感，他都夠一位實幹型的政治家標準，但要達到能夠運用自若、獨當一面近乎完美的標準則極不容易，他也就顯得遜色多了。他不大耐得寂寞與不時流露煩亂神色就是明證。這一點，周恩來看得很清楚。有好幾次，周恩來都不得不暗示他要有防備，說不定哪一天會面對險惡之徒無情的槍口。

「會有那麼嚴重嗎？」他問。

周恩來說：「我自己有無數次可以說是死裡逃生，毛主席也有幾次險遭不測。政治鬥爭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就是你死我活。當然，我們是隨時準備為共產主義事業而獻身的，任何時候都不能背棄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原則。」

這話使紀登奎、張才千抽口冷氣，忍不住伸出手撫摸了一下自己的胸脯，隨即點着頭說：「爲了毛主席，我們也隨時準備獻身。」

「謝謝……」毛澤東突然動了感情，鼻子一酸，眼睛濕潤，滾燙的淚水很有力地落在胸前，他多年來第一次當着他們的面而落淚。

同吳法憲相比，他的老婆陳綏圻就顯得文靜、老成多了。她雖擔任着吳法憲辦公室主任的職